

成公長老與我

泰州吉祥文化研究所 副所長
南京理工大學泰州科技學院 教授
范觀瀾

摘 要

成公長老，成一法師，譽為當代著名高僧，又譽為民國百年佛教碩德。二十餘年間與筆者歷經了一段奇特的因緣。本文從幸識成公長老、成公長老到我家、為成公長老立傳、伴隨成公長老的最後的歲月等四個部分的闡述，深深地覺得這一段經歷是人生之旅中的一個重要時段，有時甚至覺得這一段過程是改變了人生軌跡的重要節點，有些真能讓我記憶終生、難以忘懷。

關鍵詞：成一法師、我、二十餘年、關係

成公長老，成一法師，譽為當代著名高僧，又譽為民國百年佛教碩德。曾任世界宗教徒協會會長、世界佛教僧伽會副會長、臺灣中國藥用植物學會理事長、美國華嚴佛教會主席、智光高級商職董事長、臺灣華嚴蓮社董事長、華嚴專宗學院院長等一系列職務。就這麼一位顯赫的宗教領袖卻與筆者我歷經了一段奇特的因緣。時間可追溯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中期，海峽兩岸對峙了近四十年後交通剛開始時，一直延伸至相伴長老的最後歲月，那是西元二〇一一年五月。這樣經過了二十多個春秋。從幸識到相知，以至成為忘年交，後來又能為長老記錄立傳出版，以至伴隨長老的最後歲月。多年以來，筆者深深地覺得這一段經歷是人生之旅中的一個重要時段，有時甚至覺得這一段過程是改變了人生軌跡的重要節點，有些真能讓我記憶終生、難以忘懷。

一、幸識成公長老

上個世紀的西元一九八五年，我當時在泰州市人民醫院供職，從那裡考取了揚州地區黨校，經過兩年的脫產學習後。當時正值海峽兩岸對峙近四十年後，臺灣民眾可以回大陸探親。大陸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臺灣事務機構，正基於此，畢業後，我即被任命為泰州市臺胞接待站首任站長。寶島成了我的工作研究物件，我亦作為政府服務寶島的一名使者。到任後，領導即又派我至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專事學習臺灣知識。

在寶島的對岸，一個真實的臺灣逐步在我的面前展現。老師們的授課，影像紀錄片的觀看，大批當地報紙雜誌的參閱。竟然當下的寶島與我印象中臺灣差距如此之大。特別是在那裡看到當時的《中國時報》上有專版介紹了臺灣十大高僧，其中有白聖長老、悟明長老等，當我看到成一長老的介紹時，一下子被吸引了，因為介紹成公長老標注的是江蘇泰縣人，泰縣即泰州，這正是我開始要工作的研究物件。

知道長老是一位顯赫的宗教領袖，時任世界佛教僧伽會副主席、世界宗教徒聯誼會副會長、智光高級商職董事長、華嚴蓮社董事長、華嚴專宗學院院長和美國華嚴佛教會主席等一系列職務。但閱讀了他的背景資料得知他老人家又是一位早年的醫科畢業生，一種職業的本能對其又多了一分崇敬。

西元 1988 年秋，成一法師經過好幾批人打前站後才悄然回到闊別 40 年的祖庭泰州光孝寺。由於經過已經來過泰州的人們介紹，長老與我相見似乎就一見如故。長老勻稱的身材，清雅的面容，和諧的談吐，舉止安詳，平易近人，讓你親近後在精神上就有一種愜意的感覺。特別是老人家為我們解釋一些佛教常識妙語連珠。有些足能讓你受用一生。有些甚至在做人的軌跡上能夠發生變化。如長老

給我介紹佛教的基本道理，要佈施，要幫助人。幫人有三點，其一，幫人幫成功了，並不是自己的功勞，而是由於人家的內在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其二，幫人不能圖報。如有功利的想法幫人就沒有動力；其三，一個人幫人要時時幫，處處幫，永恆地幫。我聯想到以前所學習過的教課書，覺得長老的這些理論內容系統化，更通俗化。

從 1988 年後起初幾年間，成公長老為了完成其先師公南亭老和尚的遺願，修復光孝寺祖庭，幾乎每年都回大陸，由於工作的關係，我每次都能陪他並幫助安排在大陸的行程，留心做一些記錄，包括拍攝照片。我寫了些新聞稿以及散記類文章在海內外的報刊、電臺發表。有些照片參加展覽後還得了獎。這僅是由於工作的關係讓我去這樣做的。就因為如此，我覺得兩千年前的佛教東傳，對於古老的中華民族無疑是一個偉大事件。這一事件的發生，使得中國文化在多元化發展的基礎上又新增加了一股雄勁的血脈。一部中國的傳統文化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儒釋道三家相互砥礪相互作用的歷史。而佛教能在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一直被社會所認同所接受，這也確實是了不起的，值得研究的。而我所在的城市又稱為人文萃集之地、佛門高德雲集之鄉，亦有譽為「名僧的搖籃」。就這樣，自己不知不覺就有了一種責任感，把這種文化能夠傳承下去，不管人家做不做，我堅決努力地去。

二、成公長老到我家

幾年後，我又回到醫院供職，但是研究佛教歷史倒成了工作之餘的第一個愛好。與海外的高僧們的接觸距離反而近了。後來雖然有幾年成公長老因禁足修行沒有來大陸，但是每年都能收到他老人家親筆書寫的賀卡。有人來大陸時他總是托人捎給我豐厚的物品。真可謂是關懷備至。記得西元 1997 年深秋中有一個星期天的清晨。當時我還未起床，海安王興存先生打來電話說：「一個小時後成一老法師要來看你。」天啦！我當時的心情真不知如何形容。一位著名的大法師要來我家，真覺得手足無措，我當時住的公寓樓層比較高，加之又沒有電梯。他老人家此時已超過八十高齡，怎麼能忍心叫他老人家登上樓，再則家中什麼準備都沒有。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心情中，門鈴響了。長老與其徒弟明度法師（時任臺北華嚴蓮社住持）以及興存先生已經到了門口。深秋的天氣乍暖還寒，但長老一行的到來，寒舍裡卻如春風陣陣。長老到來，我才得知，長老此次率團來大陸，本來計畫，並沒有泰州的行程，而長老是特意要來看我的。我向長老報告了近幾年我發表的有關佛教歷史的文章以及拍攝的有關佛教活動的照片。長老還送給我許多有關佛教研究的珍貴資料。如從 1986 年以後 10 年之中有關泰州光孝寺復建情況兩岸的往來信件匯總。這其中也有我曾寫給他老人家的信件呢。老法師坐在我簡

陋之極的客廳中與我討論了我的有關文章，還給我講述了哪些內容是重點等等。不知不覺個把小時過去了，興存先生不住地提醒，生怕影響下麵的行程，但長老與我交談甚歡，後來確實沒有時間，長老才與我依依不捨地告辭。臨行前我將 1989 年在鎮江焦山為成公長老將智光老和尚衣鉢交給茗山長老的瞬間記錄的放大照片作為禮品送給長老。這張照片取名為《傳承》，曾經多次入選展覽並獲獎。後來長老把這張照片高高地掛在臺北華嚴蓮社的祖堂內，讓人們去記住這一個難忘的瞬間。1997 年 11 月 2 日長老給我的信中這樣說道：「此次回大陸，最快之事就是能到府上拜訪。」後來有一次碰到明度法師，她對我這樣說道：「想不到老和尚對你感情這麼深，在臺灣，在美國，他從來不會輕易到人家裡去的。」

應該說成公長老如此地嘉惠我，這是我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動力。多年以來每當想到德高望重的成公長老，似乎就不敢懈怠。文字功底淺，為了充電，我去南京大學讀了兩年新聞傳播學研究所。寫出的文章先寄給老人家幫助修改。在我西元 2001 年出版的 21 萬字的《江淮名剎泰州光孝寺》一書中，大部分文稿都是老人家幫我修改過，並一字一句地推敲。本書的責任編輯江蘇古籍出版社府建民先生看到老法師的修改稿後，對老法師的嚴謹有加的態度讚不絕口，都說我非常有福報。同時，老法師還專門幫我寫了序文鼓勵嘉惠我。西元 2002 年元月 8 日，那本書在泰州舉行新書發行儀式。他老人家還專門委託時任中國佛教協會諮議會委員、江蘇省佛教協會名譽會長、鎮江金山江天禪寺、句容寶華山隆昌寺住持、當代著名高僧慈舟老和尚來泰州祝賀該書發行。再則他還發來祝賀傳真，高度評價了我的這本小書。「這是一本內容充實、涵蓋古今詳實不虛，頗有價值的佛教歷史巨作。希望各位鄉親好友，仔細的閱讀它、珍藏它！當能使您獲得許多珍貴的資料，充實您的智慧寶庫！」後來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另一本專著《尋蹤名僧的搖籃》，成公長老又是他老人家全力支持，使得該書能夠順利出版。

三、為成公長老立傳

西元 2002 年春天，成一長老回大陸。在一次聊天中長老說美國的一記者提出要幫他寫傳記，臺灣也有人要幫他寫傳，他問我怎樣？老法師的信任對我來說是受寵若驚。為成公作傳，也是我非常樂意的一件事。不過，我感覺自己的知識、器度、魄力、閱歷，顯然是不夠的。但是，我又覺得親近成公已近 20 年，老法師所出版的著作我都反復閱讀過，並做了大量的筆記。他老人家創辦的《萬行》雜誌已有 20 多年。上面的「法海波瀾」欄目記載了他那段時間的活動。這些難得的資料我已佔有。再則多年以來，特別是近幾年，老法師回大陸我都跟隨左右作記錄，並且用答錄機錄下了大量的口述資料，用照相機拍下了許多珍貴鏡頭。老法師不管是在海峽對岸還是在大洋彼岸，常常給我來電話，講述了他老人家一個又

一個動人的故事。他還把多年的日記手稿帶給我。再則長老的弟子們都全力支持我為成公寫傳記。已經獲得博士學位的賢度法師多次打電話關心傳記，寫得怎麼樣；如有什麼需要她會說明的。《萬行》雜誌的幾位編輯幫助我整理了大量歷史資料帶給我。我想這些有利條件其它人也許是不可能達到的。而更主要的成公本人他自己就是一位資深作家。人們稱他是一位文化工作的鬥士。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學生時代就為故鄉的《江東報》寫過稿，五十年代初擔任《人生雜誌》主編又後任《覺世旬刊》總編輯。《中國佛教月刊》、《今日佛教》他主持過編務，而且作品特多。他擔任發行人的《萬行》雜誌月刊至今已有了 300 多期。他出版的個人文集已達數十本之多，可謂是著作等身。他的《自傳》供我史實的引導。當時他雖耄耋之年，但思路敏捷，是他老人家親手圈定了我的寫作大綱。特別是在一、二年中，我基本上放下了其它工作專事寫作這部傳記。記得在那個隆冬季節，外面下著漫天的大雪，我卻在寓所地下室臨時書房中夜以繼日地爬格子，真可謂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為成公寫傳記」。特別利用春節的那個長假，我幾乎把自己封閉了起來，以每天近五千字的速度向前遞進。這樣的寫作生活，倒反覺得有一種快感。由於成公長老作為一位傑出的宗教領袖，他那獨特的人生經歷，超凡的境界以及在當代國際宗教文化領域的廣泛、深遠的影響，再則他老人家有著惠澤他人的魅力與親和力，常讓筆者在寫作之中生出許多歡喜因緣，在撰稿的日日夜夜，同時也能分享到與成公之間的超然情感，仿佛老和尚就在身邊。和成公長老生活在同一時代，深深覺得是我們這代人的榮耀。用成公長老的精神寫成公長老，自然而然成了我寫作的強有力的精神支柱。這種感覺，也許其它人是難以想像的。這部傳記的寫作方式，我是每寫幾個章節後就用「伊妹兒」傳到臺北華嚴蓮社，蓮社的負責電腦編輯的尚元居士再將這稿輸出來交給老和尚，成公長老都是一字一句的修改，有時會打來電話，在電話中指導筆者如何寫作。

我想寫作成公傳記。由於諸多人的關照，我個人只是一個充當縫衣工的角色。《傳記》是一襲千補百衲衣。這部作品則是純文學的、生活的、思想的描寫。我無意美化和拔高成公長老，我只是比較客觀地表現了這位當代佛教領袖在他九十多年的人生中所走過的生活道路。因為個人的歷史也是一段社會發展史。從成公長老的生平行為著眼，並賦予人物生活方式的再現，務使讀者有「身臨其會」之感。另外我想本書既是一部傳記文學，其中有的人物形象，在其原形基礎上我會忠實地使用全部生活史料為素材，但可能會不可避免地帶上作者本人的理想意識和方外人對佛學的基本理解，而一些細節的描寫更是遵從文學的法則作合理構思和藝術想像。目的是使這部作品能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文學價值。這部傳記我還將已發表的隨成公長老活動的記錄文章作為附錄刊出。另傳記中用了大批圖片，除一些歷史資料來自於《萬行》雜誌，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多年拍攝的積累。

一位先賢曾經這樣說過：佛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佛教中獨特的哲學思辨方式，佛教中所張揚的那種高拔的人生境界，以及佛教中一些大德高僧不息的追求精神，是一個文明進步的社會所必須弘揚的，也是我們每一個生活在困惑而迷惘的精神境界中的人值得認真研究的課題。正基於此，我默默地努力用心寫好這部《成一法師傳》。有因就會有果的，尼采說過：「佛教是歷史上唯一能真正實證的宗教。」如今這本書能夠順利出版，也是諸多人付出的辛勤耕耘，終於有了一種收穫的愉悅。

《成一法師傳》在大陸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後，這本書已流傳至中國大陸、港、澳、臺，以及東南亞和歐美一些國家，得到了很多師友們的讚歎，朋輩們的嘉美。同時也得到傳主成公長老的肯定。該傳記初版那年老人家已為九三高齡，那年中秋在南京的他嘉譽筆者，專門題詞：「這是一本實實在在的記錄，希望大家喜歡這本書，可作當代佛教的參考。」

該書出版後，並得到社會諸方面的關注。著名作家渝慶先生專門寫了書評《梵音花雨中的慈航人生》文章，並高度評價，「該書記述了一個泰州籍當代高僧的感人肺腑的人生故事，資料彌足珍貴，全書具有亮眼的視覺衝擊力。」泰州市人民政府還專門為我的這本拙著頒發了文藝創作獎。

我也曾這樣想過，《成一法師傳》為何受到這麼多人的青睞，絕不是我寫得怎麼樣，主要的是由於成公長老的那種超人的智慧，做出了尋乎平常的事情。同時長老又是我們泰州傑出的鄉賢。泰州地處蘇中，城市不大，但這裡人傑地靈，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在這裡從古代到今日出現了諸多的傑出人物，宋朝有教育家胡瑗，明代有哲學家王艮，有儲巖享有才子盛名，明末尚有說書藝人柳敬亭，清初有詩人吳嘉紀，當代京劇藝術家梅蘭芳等等。

佛教界這裡曾譽為「名僧的搖籃」，歷史上高僧輩出。單近現代就出現了玉成、守培、常惺、智光、南亭、藹亭、東初等一大批頗具影響的名僧。

說實在的，當人們瞭解到成公長老的事略後總是為他老人家的精神所震撼的。再則成公長老那親和的感召力在泰州幾乎家喻戶曉。近二十多年來，他老人家為了完成師公南亭老和尚的遺命，為復興祖庭江淮名剎泰州光孝寺而不遺餘力地奔走，為祖國佛教的興盛，為培育佛教人才，為傳統佛教走向世界而竭盡心力。可想而知，一位耄耋老人不顧一切忘我地奔波，這在當今世界是絕無僅有的。

《成一法師傳》在中國大陸出版後，流傳至寶島臺灣，得到眾多的成公長老的弟子的喜歡，他們覺得看到這本書後，更加瞭解他們的恩師，而且會更加愛戴成公長老。由於大陸出版物為簡化字，有的人會在閱讀上發生障礙。所以他們紛

紛要再版這本傳記，後來又改用繁體字在臺灣出版發行。

四、伴隨成公長老的最後的歲月

（一）護送智光南亭二尊宿回家

西元 2010 年（庚寅年）的春節大年初一，我和往常一樣給海峽對岸的臺北華嚴蓮社成公長老的專線電話撥過去，不知何原因振鈴響了好久始終無人接聽。當時我似乎就預感到長老也許會發生什麼狀況。心裡是這樣的嘀咕，又撥通了蓮社的另外的電話，得知長老是身體違和，住進了臺北國泰醫院。我心想長老年已耄耋，這也是自然規律，也許過過會好的。直到當天晚間，現任臺北華嚴蓮社住持的天蓮法師給我打來電話，說是剛剛從醫院回來，說是成公長老的前列腺有了病變，目前身體衰竭，住在醫院搶救。還說，她們已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我連忙安慰一番，說是你們辛苦了。的確，在我親近長老的日子裡，得知長老的弟子們對老人家的照顧是無微不至的，但似乎我又覺得長老的生命力又是那樣特別的旺盛，我想這也許很快就會轉危為安的。

確實，春節過後，老人家在他的弟子們的精心照顧之下，又奇跡般地好了。但顯然身體已大大不如從前了。長老出院後，我與他通了電話。在電話中，他給我流露了能否長住家鄉泰州，要不要報備，等等。其實，老人家的這個想法，早在幾年前就有了，他已不止一次的與我談起，最後要葉落歸根，長住泰州。我總以為老人家是說說而已，心想，眼下的大陸的諸多條件畢竟與寶島臺灣是有一定距離的，特別是冬天這裡的氣溫低，恐怕長老吃不消。何況，泰州畢竟城市不大，醫療條件有限。每當他給我談起此事，我竟然沒有當回事，搪塞幾句而已，這一次恐怕要當真了。

其實，成公長老已真正想到要葉落歸根。不但如此，他還考慮到，當年是他的老人家將曾師公智光長老，師公南亭長老迎請到寶島臺灣弘法，如今他要回故土，首先想到也要把這兩位尊宿的骨殖移回故土，也讓他們回家，葉落歸根。

西元 2010 年 5 月 4 日，經過一系列手續核准報批後，成公長老率領法系子孫數十人，還有臺灣的諸山長老，包括年僅九十多歲的原光孝寺法子守成長老、臺灣中國書法家協會原理事長廣元長老等在淡水觀音山舉行了智光與南亭兩位尊宿啟攢開塔大典。裝壇先供奉在華嚴蓮社祖堂之中。於 2010 年 5 月 10 日下午二時，又率領華嚴蓮社董事長賢度法師以及他的弟子全度、常度、續臻、續慧等法師，恭請智光與南亭兩位尊宿舍利回歸祖庭泰州光孝律寺。

記得，那天晚上我與光孝寺住持法空大和尚一齊去南京祿口機場接機。為迎

奉兩位尊宿舍利，法空大和尚還專門租借了一輛賓士大轎車，而且通過管道進入機場內部。只見賢度董事長推著坐在輪椅上成公長老。顯然長老的身體大大不如從前了。全度、續慧法師跟隨其後，常度、續臻兩位法師每人身掛一位尊宿的舍利壇。據說他們是從上飛機前就一直掛在脖子上，從沒有放下，以示對兩位尊宿的敬重。在機場內的迎候大廳，我記錄了這個非常莊嚴而特別有意義的瞬間。

在回泰州的路上，我單獨陪伴著成公長老坐一輛車子。儘管長老的身體大大不如從前，但是他還是與我侃侃而談，談到能夠把智太老、南老兩位師祖回歸祖庭，這也是他多年來的夢想，如今夢想成真，深感興奮不已。剩下來，此次回大陸我就不回臺北了，也準備葉落歸根了，當時老人家與我說話，似乎好像有什麼預感。我說：「不會的，不會的，在泰州住一段時間，調養一下，以後可兩邊走走。」但老人家堅定地與我說到：「此次來了就不走了。」還拜託我幫忙辦理關於報備的手續。我也連連說到，不要緊，不要緊的。

次日，江淮名剎泰州光孝寺內隆重的舉行智光、南亭兩位尊宿舍利安放儀式，並舉行兩位尊宿追思讚頌法會。臺北華嚴蓮社董事長賢度法師代表成公長老向參加法會的四眾弟子介紹了兩位尊宿的生平以及回歸祖庭的意義，使大家更加緬懷祖師的恩德，讚頌會後，恭迎兩位尊宿的舍利安放至光孝寺後院的祖師塔院。

（二）相伴成公

2010年5月12日，當兩位尊宿追思讚頌會圓滿結束，舍利安放完後，成公長老也許是勞碌的原故，老人家突然神志恍惚。有人說，他已完成了兩位祖師回歸祖庭的任務，也許要放下了。甚至有人還拿來了念佛機，在旁邊助念「南無彌勒尊佛」。而我在一旁，竟覺得哪有可能呢？從接機到當下剛剛才有兩天時間，而長老也一直處於興奮之中。確實乘飛機有顛簸的一路辛苦，而且又換了一個新的環境，雖然勞碌是有關係的，但是也不至於就那回事嗎。

來大陸前，成公長老的生命體徵應該是正常的。她們僅告訴我只需過半個月換一根導尿管而已。根據這個情況後來我即打電話要我供職的那所醫院的泌尿科主任殷德俊先生趕快趕至光孝寺出診。殷先生以最快的速度趕至光孝寺，殷先生瞭解病情後，再檢查了導尿管，原來導尿管堵塞了，清理消毒後重新處理了一下，忽然間，只見成公長老「唉」的一聲，似乎從睡夢中醒來一般。「沒事了」，大家惆悵的心情頓時也輕鬆了許多。其實這種狀況，在親近長老的歲月中，我也確實不止遇到過一次，心中還在想，長老畢竟是高僧，高僧就是不一般啊。

次日，成公長老與弟子賢度、全度一行去了海安觀音禪寺，受到了信徒們的熱烈歡迎。的確觀音禪寺也是成公長老的一手呵護下復興的，這裡的一草一木他

都懷有很深的情感。本來，弟子們在想既然，葉落歸根，頤養天年，希望成公長老兩邊住住，加之海安又有他的俗家親戚去那兒，可能會好照顧一點，但是，老人家執著的就要住在光孝寺。後來，我曾問過長老：「當時您是什麼動因，又為什麼那麼執著？」長老跟我說了這麼一席話，真讓我更加敬佩這位無私的老人家。他這樣說：「我既然把太師公智老、師公南老兩位請回來葉落歸根，安放至光孝寺塔院，我就是來陪伴他們的。我是出家人，光孝寺是我的祖庭，這裡就是我的家。」

又過了幾天，臺北華嚴蓮社董事長賢度一行離開大陸回了臺灣。成公長老即在光孝寺的碧雲丈室後的一間套房中住了下來。臺灣還專門派了一位越南人叫法蔭，專事照顧長老。這位居士從 2007 年就開始照顧長老，非常有經驗，而且很體貼老人家。光孝寺法空大和尚對長老的照顧也是無微不至，專門將自己的侍者寂照法師派過來全天候地照顧長老。這樣我即成了他們之間的聯絡人。頓時，倍感身上的責任重了起來。的確，成公長老在泰州定居，安養天年，確實是長老執著的要求。但是這兒的條件畢竟是不如臺灣的，可是老人家，我感到他是為法忘軀。在這裡整整歷經了一個寒暑，夏天氣溫有時會冒到攝氏 39 度。冬天，這裡還會下著大雪，長老都全然不顧。

至於長老的醫療保健，根據長老的身體情況，我要醫院專派了一位中醫科的科主任方亞祥主任醫師，平時為長老用藥物進行調理，再請泌尿科的科主任殷德俊主任醫師，定期為長老更換導尿管，以保證其不感染。另外有時還會碰到長老的因風寒發熱，我還會派位有經驗的老護士為其輸液。我想盡可能讓長老在泰州減少一些疾病的痛苦。

一時間，成公長老的精神一天一天好起來，春暖花開時天天由侍者推著輪椅，在寺院中來回轉轉，逢人都打個招呼，光孝寺院中似乎又多了一道風景線。那些日子，我還向他們保證，手機會 24 小時開機，隨時是可以聯絡到的。

長老在光孝寺的定居一段時間後，我總覺得老人家有一種超人的力量，他為了弘法竟是忘我的。其實，在伴隨成公長老的最後歲月當中，能夠經常零距離地與他老人家交流，能夠聆聽到他老人家的教誨，深深感到心靈的慰藉。那一年長老在泰州度過了傳統的端午、中秋、春節三個佳節，我都是與法空大和尚陪同他老人家。春節時分，我還帶著我的家人去向他老人家拜年。老人家非常慈悲，每次我去一次，他都要拉著我吃這樣，拿那樣。每次向他告假時，老人家都要送我一下，每次一定送我至他的居室門外，有時甚至叫法蔭推著輪椅把我送至山門之外，才依依不捨地回去，真叫你過意不去。

長老住在泰州，我也覺得有一份責任，心中總是在牽掛。那些日子我與法蔭居士之間常常電話聯繫不斷，她雖然是越南人，中文講得生硬，但為了成公長老，

我們之間的溝通還是較為順利的。那些日子為了陪伴長老，凡出差的任務能推則推，實在不能推辭的，則來去匆匆。以最快的時間趕到泰州，生怕在此期間，會發生什麼狀況。

（三）有求必應

成公長老，在泰州應該說是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家鄉人都為能出現他這位宗教界領袖而感到自豪，老人家在光孝寺頤養天年的消息不脛而走。那些日子常常有人要到住地去親近他老人家。這其中包括老人家的弟子，他們從上海、南京、臺北、香港，甚至有的從美國趕過來一批一批親近他老人家，長老都親自為他們開示，將他的著作和筆者為他所著的《成一法師傳》贈送給他們。有的人甚至是慕名而來，有的人是看了筆者所著的《成一法師傳》而趕過來，作為追星族、鐵杆粉絲來親近老人家的，有的時候，有人曾竟戲稱我為成公長老的「經紀人」了。大凡能夠親近到長老的居士們都感到心靈上的慰藉。用他們的話說，能夠親近到成公長老這位當代佛教高僧，是他們的福報啊！

如南京有位居士叫詹天靈、常州有位居士叫解志敏，兩位居士都讀過筆者所著的《成一法師傳》，深深被傳主的精神所感動，他們說，往往寫傳記的傳主都是往生後再寫的，而成公長老還健在，當下就住在相距不遠的地方，他們通過筆者趕至泰州來親近成公長老。老人家分別為他們開示，他們覺得，長老是一位世界級的大德高僧，親近後，甚感法喜充滿，還表示要把自己的喜悅，要分享給周邊的信眾，長老真謂之功德無量。

成公長老在泰州期間，臺灣華嚴專宗學院的師生更是惦念著長老。這一年 11 月 1 日正逢華嚴專宗學院卅周年院慶。華嚴蓮社董事長賢度法師及住持天演法師把師生們帶至泰州，竟然把院慶的會議地址也放在那兒。目的是她們更多的是陪伴著長老。那幾天師生除掉會議之外，都是陪伴她們敬愛的導師，那一幅幅場景，真讓人為之動容，成公長老與眾弟子們的情感至今叫人難以忘懷。

成公長老在泰州的日子裡，泰州的媒體都紛紛爭相報導長老在泰州的消息。有的媒體還專門嘗試採訪了老人家。我集中收藏了老人家的一些錄音、錄影。近年來我還常常播放一下，聆聽老人家聲音，觀看老人家的影像，似乎覺得老人家還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他的為法忘我的精神仍然在感召我們。其實，老人家的精神是我們取之不盡的寶藏啊！

（四）生命危象

西元 2011 年 4 月 24 日，大概夜裡還不到兩點鐘的時候，我的手機電話鈴聲突然響起，頓時，我即感到有不祥的預兆，開始是成公長老的侍者法蔭居士的電

話，一個帶著哭腔的聲音傳來，「阿公摔下來了」，即刻間，我即覺得問題大了。後來，緊接著法空大和尚又打來電話，叫我趕快來光孝寺。此時，我即刻通知我那供職的醫院派救護車和醫生也迅速趕至光孝寺。我心想，怎麼會來得這麼突然啊！前幾天剛剛為老人家辦理了大陸延長居住的批件手續和法蔭簽證延期文件。昨天，海安觀音禪寺住持常靜大和尚剛剛帶他回海安一天，來來回回都非常順利，怎麼就突然出現狀況呢！

我和救護車幾乎是同時到達光孝寺的。那天夜裡儘管是時處春天，卻春寒抖擻，還是寒氣逼人。當我趕至成公長老居住地後，當時看到的場景，即是成公長老是躺在地上，動彈不得，哼個不停。我想肯定是摔下來骨折了，否則不會這樣。我又想，年近百歲老人的骨折，預後是不堪設想的。儘管如此，先搶救再說，先要把他老人家送至醫院檢查一下。我即和法空大和尚、法蔭以及救護車上來的醫生們，一齊用擔架將長老抬至救護車上送至泰州市第四人民醫院。醫院急診科和放射科都做好的迎接病人的準備。到達醫院，為減輕成公長老的痛苦，我和接診醫師直接把長老用推車先至放射科拍片，首先要明確診斷啊。

2011年4月24日，3點零1分39秒，醫院X光片顯示報告成公長老右側股骨骨折。這已是事實了。如何面對現實。法空大和尚建議請他所熟悉的許靜居士來一起商量。許靜居士也是位骨科老醫師，治療跌打損傷是祖傳了。將許居士接到醫院後，老居士也感到問題比較嚴重，預後是不容樂觀的，由於成公長老年齡太大，但也只能保守治療。

後來，我們一齊商量，要選擇在那所醫院住院的問題。因我覺得我所供職的醫院是一所綜合性醫院，看來老人家是不能承受手術風險的，即選擇了許居士所在的泰州市中醫院，那所醫院骨傷科還是個重點專科，加之那位許居士的兒子正是這個科的科主任。就這樣，將成公長老即轉之中醫院住院治療。

此刻，臺北華嚴蓮社已得知成公長老的狀況後，董事長賢度法師不斷地與筆者通電話，瞭解長老的病情，並叮囑我，要不惜一切代價，到最好的醫院，請最好的醫師為成公長老治療。同時她委派時任蓮社當家天蓮法師，當天即從臺北就趕到了泰州。到達中醫院，瞭解病情，瞭解治療方案。成公長老的法子，山東濟南神通寺住持界空大和尚，得知長老骨折的消息，還求得山東當地治療骨傷的祖傳秘方傷骨膏藥派車日夜兼程送至泰州。這些弟子的精神真讓人深受感動。

長老住在醫院，由於骨折的原因，身體狀況極劇變化，儘管當地政府、醫院專家都非常重視，但也是無力回天，後來老人家是多種器官迅速衰竭，醫療無效。無奈，生命危象。4月26日下午4點30分，把長老護送回了祖庭光孝寺。在藏經樓一樓的大廳中，設置了念佛堂，開始助念彌勒尊佛聖號。成公長老靜靜地躺在

臨時搭就的床鋪上，側身臥著，那頂熟悉的紫紅色絨線帽子還是放在枕頭的邊上，老人家似睡非睡一般。在那裡，醫院還是派了醫生與護士進行照料，實際是臨終關懷一般。以我的直覺看，成公長老此時已生命危象，隨時就有往生涅槃的可能了。

（五）往生涅槃

成公長老生命危象的資訊，很快傳到臺灣。4月26日當晚臺北華嚴蓮社董事長賢度法師、住持天演法師、書記天行法師、桃園僑愛講堂住持乘度法師、當家天仁法師、臺北光泉寺住持全度法師以及常度法師一齊趕至泰州，抵達光孝寺後，隨即到藏經樓看望成公長老。諸位弟子即刻又加入了念佛的行列。

時任桃園僑愛講堂住持的乘度法師，還對筆者說到，4月21日她剛離開大陸，20日在光孝寺禮祖的時候，還親近過師父，那天還看到老人家在走廊上曬太陽，和煦的陽光照在他的身上，是如此的慈祥與自在。師徒倆還在一起照了相片，不料才幾天的光景，如今趕來，只能在老人家的身邊，稱念彌勒聖號了。

光孝寺退居住持弘法大和尚，近幾年雖在閉關修行，聽到長老病危的消息，也即刻率領他的弟子趕至祖庭送師父一程。山東省濟南市齊魯首刹神通寺住持界空大和尚在長老危象期間一直住在泰州，陪伴著師父成公長老。

在光孝寺藏經樓內，本地的法師居士都圍住在成公長老的周圍，一聲聲南無彌勒尊佛的聖號，時起時伏，煞是壯觀，非常虔誠地都在誠心誠意的送別成公長老。

4月27日上午，美國華嚴蓮社住持天因法師、當家天融法師、法眷續慧法師、會極法師、桃園僑愛講堂天齊法師、亞素、玉枝居士以及臺北華嚴蓮社福田功德會陳寶琴居士及一行人趕到泰州光孝寺，也加入了念佛的行列。

就這樣，成公長老在光孝寺藏經樓內，在眾弟子的佛號聲中度過了近50個小時，在西元2011年4月27日20:00成公長老終究離我們而去，示現寂滅。這時我還在想，在我親近老人家這麼多年當中，知道他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天晚上八時準時就寢，莫非，老人家是預知時至啊！

成公長老走了，是我為他寫了訃告，即聯繫泰州日報、泰州晚報，保證當夜能排上版面，次日的報紙能發佈。

成公長老示寂後，依循佛教叢林古制為老和尚法體移駕坐缸。供人們悼念。那幾天，光孝寺內每天陸續有各地的法眷及信眾趕來悼念。藏經樓內掛滿了挽幛、挽聯。字裡行間充滿了對成公長老的懷念。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江蘇省佛教協

會會長、鎮江金焦兩山方丈心澄大和尚寫的挽聯是：成就菩提將千載宗風丕振，一真法界願今生華藏竟升。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上海市玉佛寺方丈覺醒大和尚寫的挽聯是：成正果舍報身萬德具圓，一合相留軌範華枝春滿。江蘇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南京棲霞寺方丈隆相大和尚寫的挽聯是：赴寶島以宣妙法，歸祖庭而達蓮邦。臺灣廣元長老專門寄來挽幛，上面寫到：「成一長老圓寂，究竟涅槃」。山東省佛教協會會長、青島湛山寺方丈明哲長老，可算是成公長老最年長的法子，他寫來了挽幛：成公上人寂照，乘願再來，法嗣青島湛山寺明哲敬挽。其他還有好多好多。

從4月28日至5月3日，光孝寺內每天接待成百上千人前來悼念。江蘇省、泰州市的地方政要也都紛紛前來光孝寺悼念。法鼓山農禪寺方丈果東法師聽到消息後，專程從臺北趕至大陸泰州悼念。臺北華嚴蓮社法律顧問吳西源律師專程從臺北趕來守靈。一批批長老的法子徒孫紛紛從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寶島臺灣的各地一齊彙聚泰州光孝寺，悼念老和尚，為其守靈，念佛，直至參加荼毗讚頌典禮，送老和尚最後一程。他們是真安法師、真定法師、天法法師、天恩法師、天善法師、界雲法師、天嶽法師、敏度法師、正度法師、自莊法師、天戒法師、慈一法師、明達法師、印彬法師、慈汶法師、天悅法師。還有華嚴專宗學院陳一標副所長，智光商職的董事張南山、李後崎、周金宗、呂學文和前任校長羅新玉、秘書許世銘等。

在那幾天中，泰州的媒體紛紛以較大篇幅報導各界敬悼成公長老的消息。有的是整版登載了筆者的文章，如《成一法師與光孝寺修復》、《為成一法師立傳，感受高僧大德》等。

2011年5月4日，在光孝寺藏經樓舉行成公長老荼毗讚頌典禮。由光孝寺住持法空大和尚主持，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覺醒大和尚、臺灣中國佛教會副理事長明光法師、中國佛教協會諮議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無錫祥符寺方丈無相長老及各諸山長老及泰州人民政府副市長劉勵先生等諸位地方領導與法眷和各地趕來悼念的信眾，共同頌揚成公長老的德行、學養及推動兩岸文化等各項交流的功德巍巍。臺灣中國佛教會副理事長明光法師是代表臺灣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圓通長老宣讀的「悼成一老和尚圓寂茶毘讚頌文。」宣讀時那場面真是讓人為之動容。功在佛教，兩岸同悲，法幢摧折，慧日潛輝，嗚乎成公，乘願再來。一字字、一句句，真謂催人淚下。臺灣華嚴蓮社董事長賢度法師介紹成公導師的生平事蹟，解說導師對佛教的貢獻與影響。

接著，由無相長老、明哲長老等諸山長老率四眾弟子舉行了傳供大典。在法師們誦誦經文中，將108種供品，由每個人手中傳遞到成公長老的壇前作最恭敬

的供養，當中筆者還看到有許多信眾將錢幣隨著供品一起傳供至壇前，由此可見信眾們對成公長老的尊仰和恭敬。

這天下午一點鐘，在藏經樓老和尚壇前，由明哲、弘法、界空、法空等主持起缸儀式。所有參加儀式的法眷和信眾們拉起兩根長長的紫色的飄帶，一個接著一個將老和尚的法體恭迎上車，然後沿著剛剛開通的啟揚高速公路緩緩地開赴海安營溪，去觀音禪寺舉行坐缸茶毗儀式。我坐在第一輛車上為開道車。同時，我還不時地停下用照相機記錄了整個經歷的過程，也就是個把小時的工夫，我們的車隊到達了海安觀音禪寺。觀音禪寺山門夾道兩旁人山人海，迎接老和尚的法體入寺茶毗。

觀音禪寺專門在山門的左側廣場上搭起了茶毗的露天祭壇，壇後樹起成公長老慈祥巨幅圖片的大銀幕。由無相長老主持誦經說法，然後點燃火炬茶毗。又至寺內玉成樓佈置的靈堂中禮拜上香。後來，看著一縷縷青煙從茶毗現場飄拂著。幾天來始終覺得成公長老的音容笑貌一直縈繞著周圍，似乎老和尚沒有走，但是事實畢竟是事實。晚餐我始終覺得沒有胃口，心中一直還是惦念著那個現場，這一夜我幾乎沒有能睡得著。凌晨，我又趕至現場，看到的是成公長老坐缸火化已近結束，剩下的是留下了幾十顆舍利。那舍利有的還閃閃發光呢。然後，我看到老和尚各地的法子們，臺北華嚴蓮社、美國華嚴蓮社、桃園僑愛講堂、陽明山光泉寺、濟南神通寺、泰州光孝寺、海安觀音禪寺等，每個分支道場都請到了舍利回寺供奉。在觀音禪寺專門還舉行供奉舍利儀式。賢度法師在典禮上又一次向參加典禮的信眾宣說了成公長老的生平事蹟。

這天上午，參加典禮的法眷恭請老和尚舍利，回到泰州光孝寺塔院入塔安奉。入塔安奉儀式禮請江蘇省佛教協會副會長、揚州大明寺方丈能修大和尚主持，並宣讀法語。至此，成公長老示寂後一系列儀式在祖庭已成圓滿。

經過這一段時間參加的活動，我深深地覺得，成公長老應該是功德圓滿了，雖然示寂，但長老教演賢首，弘法無國界的精神，可謂法雨滿娑婆，更是僧眾的典範啊。如今老和尚走完人間九十八載，綜觀其一生的經歷，真是猶如展讀一部當代佛教發展史啊！